



一 鎬 渠

〔日本〕上野英信著

千田梅二插图

何 平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上野英信

ひとくわほり

根据东京未来社1959年版短篇小说集《親と子の夜》翻译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一 编 者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3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 $\frac{3}{8}$ 插页2

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50,000

书号10019·2785 定价0.18元

译者前言

这是一篇生动的日本民间故事。写的是日本中世纪一个力大无比的青年农民正人，为了拯救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榨下，以及连年旱灾袭击下痛苦呻吟的乡亲们，以忘我的精神，打制了一把巨镐，一镐刨开了被封建领主无理霸占的嘉麻河河堤，引出河水，使全村农田得到灌溉。故事通过正人这个美好的人物形象，歌颂了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团结战斗的力量。通篇采用拟人的、讲故事的方法，夹叙夹议。情节也曲折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作者上野英信，1923年出生于山口县，入京都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文学，1947年中途休学，到煤矿当工人。他对煤矿工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，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斗争，有亲身的体验，目前仍在印行的《被赶走的矿工们》和《地底下的笑话》就是写这方面内容的报告文学。他的短篇小说集《“煎黄连”笑了》曾于1957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。他的近著《出日本记》(1974年)深刻地反映了被迫背井离

乡到南美各国去当移民的日本矿工的悲惨遭遇。

原书附有千田梅二创作的插图多幅，这里选用了其中的六幅。

1978年12月

远贺河两岸，高高耸立着煤石山。河水由北向南，穿过筑丰煤田，在饭塚市内分成两股。左边的一股叫嘉麻河。沿着嘉麻河再往南过了稻筑，快要从小田流经牛隈的时候，眼前豁然出现一片多么美丽的农村景色！呵，简直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！这是一块群山环抱的狭长平原，叫嘉麻盆地。下游的田地是那样贫瘠干瘦，由于地底下给掏空了而塌陷下去，而且遍地渗透了又臭又毒的矿山废水。这一带的田地却迥然不同，它肥沃丰满，地皮鲜嫩，仿佛有血有肉。临到黄昏，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泛起层层波浪，在秋天柔和阳光的沐浴下，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。再看，这一带的山又有多美呵！这不是那些净是煤矿石渣的丑陋的秃山，倒象是穿上刚洗过的衣服，每座山都披满浓密的树木，稳稳当当地盘坐在那儿。别的先不说，瞧！这儿的水有多么清啊！跟汽水一样冒着泡泡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欢快地奔腾着。做梦也

想象不到，这样澄清洁净的流水，到了下游慢慢地竟然会变得象小豆粥那样混浊！

穿过这美丽的平原，沿着这清澈的河水，再溯流向上，就到了大隈町。这是个古老的沉睡着似的小镇。河流在这儿钻过几座大桥，不一会儿就朝着古处山来个大拐弯。在拐弯尽头，在栽了两排樱树的河堤右侧，有一个小小的闸门。从闸门奔流出来的水，顺着只有一米来宽的水渠，和嘉麻河并行向前流淌，好象要同巨大的嘉麻河赛跑似的。这条水渠流经下盖、久吉、中村和仓屋敷，从上西乡的田野当中穿过一里^①光景，在井土一带又和嘉麻河和和睦睦地汇合在一起。自古以来，村里的人们都把这条水渠叫作“一镐渠”，或者叫作“石神爷”。

“一镐渠”打久吉的官山脚下经过，那里有一座古老的小石桥。今天来了三个小孩儿。他们约好今天请水渠的流水讲讲过去的故事。孩子们急不可待地赶快在桥上坐好。石桥板粗糙不平，硬梆梆的，但孩子们坐在上面，却觉得它是那么结实和温暖，就象抱在老爷爷的膝上一样。一时，孩子们的整个身心沉浸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气氛中：一方面感到有一股

^① 一日里约合我国7.8里。

无法形容的力量，同时又不知怎地怪寂寞的。

“暖暖！快讲！快讲！”孩子们焦急地扭着小屁股蛋儿，小腿摆来摆去，催促着渠水快点儿讲。渠水眯缝着满是皱纹的双眼，看着这些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们。“好，好，马上就给你们讲……”渠水开始回忆往事，闭上了眼睛。孩子们高兴地低头瞅着渠里的流水。

“很久，很久以前……”渠水终于开了腔。这时，山峰、天空、云彩、树木……一切都和孩子们的身影一起消失在清粼粼的渠水中了。一只细小的鲦鱼，象银色的箭头儿，从渠水深处蹿上来。孩子们的心也和它一起，如同银箭一般飞向遥远的过去。“很久以前，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叫正人的孩子……”渠水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起故事来了。

* * *

提起正人这孩子的力气，真是大得出奇。俗话说：“鬼拿铁棒，如虎添翼。”小正人也特别喜欢耍弄铁棒，而且是一根又重又大的铁棒，别人要费很大劲才勉强拿得起来；攥在正人手里却轻得象竹竿儿一样，当拐棍拄着走。

象这样的故事至今还在村里流传着。在夏天的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正人在善照寺庭院里的一棵大楠

树底下呼噜呼噜地睡午觉。爱恶作剧的小和尚们偷偷地把正人的铁棒抬起来，使劲地戳进深深的地里去。正人醒来发觉铁棒不在了，就四处寻找。小和尚们躲起来，屏息注视着正人的动静。正人终于找到了只在地面上露着头儿的铁棒。他咧嘴一笑，伸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把铁棒头这么一捏，嗨！一下子就把铁棒整个儿拔出来了。脸一点儿也不改色，简直跟拔一根狗尾巴草一样。小和尚们看了，吓得一屁股瘫在地上。

这么说来，正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他既不是传说中住在熊畑山里的鬼，也不是象鬼那样可怕的坏蛋。他只不过是丰前国^①嘉麻郡上西乡村的一个穷庄稼汉的儿子。上西乡又叫上西。提起上西，人们自古以来都说：“有女莫嫁上西乡，姣姣新娘尸首僵。”这是一个水利不修，无法耕作的穷村子。

对依靠水田种稻子的日本农民来说，河水就是命根子。虽说大家都生活在唯一的水源嘉麻河沿岸，但是嘉麻河是黑田藩^②的领地，黑田藩蛮横极

① 国是日本古代的行政区划之一，管辖郡、乡。丰前国在今福冈县、大分县一带。

② 藩原来是诸侯管理的领地，作为朝廷屏藩的意思。到德川时代称大名的领地为藩，大名为藩主。大名是受领万石以上俸禄的藩主。

了，从来不把水分给属于秋月藩的上西乡。上西乡农民三番五次地请求秋月的官员向黑田藩提出要求。但是，由于秋月的侯爷向黑田藩的侯爷借了很多钱，所以不能向黑田藩提任何要求。这样，上西乡的农民一年又一年地苦于干旱，常常颗粒不收。而且，藩主为了还黑田家的钱，每年还要向每户农民征收很多贡米。这还不算，侯爷把农民们的痛苦置于脑后，为了整天猎鹰玩乐，还要向农民额外加收“鹰米”，拿米喂老鹰。农民们成了这种黑暗政治的牺牲品，每年饿殍遍野。美丽的新娘子、可爱的孩子们也都只好忍饥挨饿。

正人也算命苦，作为一个受欺凌的农民的儿子降生到世上。他父亲脾气虽倔，却诚实勤快。母亲是个慈祥而感情深挚的女人。他受到了父母的尽心保护，没有饿死，不，不仅没有饿死，而且成长得很快，身体结实得全村人都感到吃惊。十六岁上就成了村里甚至附近一带谁都比不上的棒小伙子。同时，正人也开始有了年轻人的理想和抱负。他看到，农民拚死拚活地干还是吃不饱。他对农活实在腻味极了。而且，他总不明白，为什么都是人，农民却只能被人视为蝼蚁，踩在脚下？这实在太不公道的了！他开始有了想作一个了不起的武

士^①的憧憬。年轻的正人每次隔着嘉麻河眺望那近在眼前的爱宕山时，就热血沸腾。在爱宕山的城堡里曾住过受领三万石的后藤又兵卫^②。正人相信，凭自己这副身子骨和力气，准能成为不亚于又兵卫的英雄好汉。不管是在睡梦中，还是在大白天，正人眼前总是浮现出这样的幻影：他成了雄姿英发的武将，身着用绯色皮条穿连起来的铠甲，脚跨栗毛骏马，冲进麇集的敌群，把敌人杀个落花流水。他觉得自己好象已经成为了了不起的武士了，于是干脆把农活撂在一边，整天拄着铁棒，满村里转来转去。

村里人看到正人这个样子，就嘲笑他道：“喂！正人，你这是发疯了吗？瞧你这副打扮，大白天就闲逛，也不下地干活。你没看见天老这样大旱，吃都吃不上了！别的不说，老是拿着你那根大铁棒甩来甩去，肚子饿了怎么办？也得替你爹妈着想啊！”

“什么？你这个无礼之徒，我可不能饶了你！穷老百姓胆敢对武士口出不逊，一刀宰了你！”正人愤然地喝了一声，抡起铁棒做了个要把对方劈砍下来

① 世袭的职业军人。德川时代的武士大多数仅有百石以下的俸禄，经济生活并不富裕，但较平民除有政治上的特权外，还有任意杀害下士与平民，佩刀等特权。

② 后藤又兵卫(1570—1615)，日本武将。

的姿势，然后把铁棒噗哧一下插进田埂，坐了下来，谈起自己的想法：“我实在不想再当农民了。我就想到黑田侯爷家当个武士，然后在打仗时立个大战功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！瓜藤上怎么能结出茄子！要当武士得有当武士的命才行。自古以来就是分血统的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瓜藤跟人不一样。瓜藤没力气，人有力气。只要有力气，哼！什么事都能办成……”正人抚摸着自已粗壮的胳膊，没处使的力气在身上跃跃欲试。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壮小伙子只相信力气，对自己的力气把握十足。除了力气，除了力气很大的自己的身体而外，他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了。大伙儿一听正人讲起这番关于力气的道理，也觉得无法辩驳。因为谁都不能不承认正人的力气大，而且认为有他这样大的力气，一辈子干庄稼活儿怪可惜了儿的。

“好吧，你的力气大，俺们都晓得。不过，你这样大肚皮的人要是当了武士，俺们穷老百姓就得交更多的贡米。那时，俺们得哭死了……”

“这事不用担心！我要是当上了侯爷，准给大伙儿大大减少贡米，也一定能让大伙儿用嘉麻河的水浇地。到那个时候……”

正人仰望着高高的蓝天，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他一心想干的就是这个事儿！他想象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时的情景，心情就激动起来，胸中乱云翻滚。一想到乡亲们怎样欢快地表示感谢，以及年老的双亲怎样象升了天一样地满足和自豪，他就抑制不住。眼前那龟裂的田地上倒伏着一大片干枯的稻子，这时都不见了。他象在梦中一样，仿佛看到吸满了水分的翠绿欲滴的稻叶，看到沉甸甸搭拉着脑袋的金黄色的稻穗……

“什么？还想当侯爷！这不是大白天作梦嘛！别再说那些无用的傻话了。不用说当侯爷，哼！我看连这只青蛙都当不了！”有人用镰刀尖戳着躺在眼前的大青蛙。青蛙因干旱被太阳晒死了，翻着白肚皮。

“你懂什么？不久就要打仗了。一打起仗来，我就能立战功。我有力气，只要有力气，什么事儿都能办到……”

“打仗？别开玩笑了！什么时候打仗给咱老百姓带来过好日子？将军侯爷们互相争夺领地，咱们呢，不是房子给烧了，就是给杀死了……这还不算，对咱们庄稼人来说，比命还要紧的河水也没得用的了。再别提什么打仗的事了！哎呀呀！净听你说这些昏话，连俺的脑袋也炸了！”对方拿着镰刀在空中挥舞，

好象要赶跑什么可怕的鬼怪似的。

“哼！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东西，哪里知道我正人的心思！你们瞧着吧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大吃一惊！我有力气……只要有力气，什么都能……”正人挽起袖子，露出粗壮的手臂，眺望着爱宕山的城堡，抡着铁棒走了。

那以后不久，正人突然从村子里消失了。命根子一样的独生子如今不辞而别，正人的父母真是异乎寻常地伤心和悲痛，今天也盼，明天也盼，夜里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，焦急地盼望着正人回来。

村里的人们听说正人不见了，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原以为那个小子是说着玩儿的，唉呀，想不到他真地昏了头脑。没啥，不出十天，他准得逃回来……”

但是，十天过去了，二十天过去了，正人还是没回来。乡亲们不知不觉地也和正人的双亲一样盼望起来了。因为只要正人在，再大的树他也能一口气连根拔起来，搬走牛一般大的沉甸甸的石头他也不费吹灰之力。现在正人不在了，全村的人干起这些活儿来得卖多大力气呵。不仅如此，乡亲们殷切盼望正人回来，内心深处还有个更加重要的原因。

虽然有人也曾嘲笑过正人是“大肚皮”，“鬼力气”，是个“疯子”，但乡亲们谁都特别喜欢这个小伙



子。陷入绝望的人们，只要看到正人拄着铁棒，迈着沉重的步伐满处走，心里就奇妙地感到安宁。每个忍饥挨饿的人，看到正人使出全身力气把大松树连根拔起的时候，身上就立刻感到增添了生机勃勃的气力。每当村里的神社秋季办庙会时，各村举行相扑^①比赛，正人在赛台上把对手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摔倒。看到他大显身手，乡亲们又有多么得意呵！每逢正人睁大了那双焕发着青春、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谈他的梦想，说他怎样象猛虎一般在大会战中奋勇杀敌，又说什么他要当侯爷，给大伙儿减轻贡米，还要让大伙儿引嘉麻河的水浇地；人们听了，虽然嘴上嘲笑，但是心里乐得直跳，陶然欲醉。

这个小伙子的无穷的力气，明朗的火一般的笑脸，豪迈的憧憬和决心，象孩子一样纯真的心灵……这一切，在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村民心目中，似乎就是自由和希望的象征。

正人不见了，乡亲们心中的一盏小小的明灯熄灭了，掉进了黑暗的万丈深渊。今年一定能回来的……明年肯定会回来的……正人的双亲和乡亲们一天又一天地翘首等待，望眼欲穿。但是，两年过去

① 日本式的摔跤。

了，三年也过去了，正人那高大而雄壮的身姿还是没有回到人们面前。正人走后的这些年，天继续大旱，可怕的饥饿和死亡不停地向村里袭来，又有不少人的生命被夺走了。大姑娘三文不值两文地就给卖掉了。刚出生的婴儿用草席包着，悄悄地被扔到嘉麻河里。侯爷发出命令，禁止弃儿，并专设“监视养育官”，负责监视怀孕的妇女。规定凡是怀了孕的女子必须在“养育保证书”上按血印，保证决不私自流产，生下来后决不扔掉。虽然采取了这样严密的监视措施，但弃儿不仅没止住，反而继续增加。凡是扔过孩子的妇女，一旦让官府知道了，就把她活活地割开肚子，填上石子，扔到路上示众。人们都不想活了，都在诅咒这个黑暗的社会。

乡亲们日夜盼着正人回来。他们想，这会儿也许真的象他常说的那样，他已经成为了了不起的武将了。大家甚至相信，他一定会骑着高头大马，穿着耀眼的铠甲，带领着几百个家丁，威风凛凛地回村子里来哩！大伙儿由盼望慢慢地变成了祝愿，祝愿他能早一天回来，把乡亲们从活地狱的苦难中拯救出来。

正人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呢？他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人们眼巴巴地等呀，盼呀，实在坐不住了，就请算命先生占卦。占卜的结果说：“正人已经

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，一年之内他就会回来。”“真正的人”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大伙儿歪着脑袋细细琢磨，总是弄不明白。许多人都猜想，“真正的人”也就是了不起的人的意思呗，那一定是正如大伙儿所祝愿的，正人已经成为了了不起的武将了——横刀跨马，后边跟着很多家丁。这么一想，大伙儿就放心了。于是屈指等待了一年。

算命先生的预言说中了。差几天就满一年，在一个深秋的黄昏，正人突然回来了。大伙儿因为算命先生说过，正人已经成为一个“真正的人”，越来越坚信自己的猜想不会错。但是，人们的美好愿望破灭了。正人没骑马，没穿铠甲，当然也没带一个家丁，而是形同乞丐，憔悴落魄，独自一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而且，连过去一直不离手的铁棒也不见了……

父亲和母亲见到梦里也忘不了的儿子，一时茫然互相望着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他们五年来惦念儿子，心里充满着不安和痛苦，明显地衰老了。正人的喉咙也象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，只是看着父母被苦难折磨的脸发楞，呆若木鸡。不一会儿，正人无力地弯起双膝，跪坐在地上。

突然，父亲挥舞拳头，发狂似地扑向正人，劈头